

## 思想峰汇

2019年,是享有“中国民俗学之父”盛誉的钟敬文先生116周年诞辰。日前,由中国文联、北京师范大学等主办的“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传承——《钟敬文全集》出版与钟敬文学术文化思想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与会者回忆了钟敬文先生的学术成就、历史贡献,让我们领略到一位教育大家、一位文化大家的风范。

# 钟敬文:民俗之父,人民之师



李屹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现当代史上十分重要的学术文化大家,是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事业,为开创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纪念钟敬文先生,就是要:学习他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心系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追求。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要将自己的艺术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梦想之中,将自己的艺术实践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悉心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代同频共振,努力做到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

学习他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艺术理念。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要始终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站稳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宝库中汲取营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

涵,激活其当代价值,使包括民间文艺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血脉延续,在新时代焕发出新光彩,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学习他坚持深入生活、博观约取的治学风格。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要真正深入基层、扎根生活,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不断锻炼自己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向世界展现独特的中国审美风范。

学习他虚怀若谷、甘为人梯的崇高风范。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德艺双馨作为毕生的追求,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修养、涵养、修养,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积极践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的喜爱和欢迎。



刘魁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得钟敬文先生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近来有些同志见我年事已高,又碌碌不肯自休,南征北战,任务满身,有的劝我尽量辞去那些职务,静下来整理过去的各种文稿……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整理过去的文稿,不管怎么说总是一种回顾的行动,在眼前正充满亟待动手的工作,我不能放开它去回顾过去。放弃今天,就将失去明天!这将是多大的损失!而且,自己过去的东西如果真的有点用处,那将有后来的人或同时代的年轻人去整理、评定,不需要自己积极于此。至于写作准备了多年的专著,是我所关心的。但是,我眼前的任务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写出有价值的专著,自己的东西是否写成并不是很重要。记得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讲话里希望大家去做培花的泥土,这样才可以使地上出现好花。这是伟大的想法。去年我在一个论文序言的末

尾说了下面一席话,“我们在学术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满园,而不是一枝出墙的红杏”。这与鲁迅先生谆谆教导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钟老在晚年写的一段话,而对后世历史说来意义重大的事情就是编纂他的全集。现在这项工程终于竣工。

没有哪一个时代、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今天所做的这样,特别关注并积极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哪一个时代、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今天所做的这样,特别关注并积极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当代生活中的复兴与传承。钟敬文先生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为了完成自己所愿意承担的历史使命,矢志不渝、百折不回,先生立德、立言、立公的一生,提供了一种光辉的榜样,影响、感召、激励着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让我们大家共同来回顾和滋养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和文化之魂。



冯骥才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主席、著名作家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发起者、开拓者、创建者和奠基者。他在学术心和学科范畴是一位留空式的人物,在国内外学界都享有极高的盛誉。钟敬文先生将自己长达一个世纪的生命时光全部奉献给我国家民间文化研究与教育事业。我们至今还在享用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果。因此,将他一生如此丰厚与精深的文化创造进行全面整体、科学有序地整理、编辑与出版,不仅是民俗学本身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还将有利于我们对钟敬文先生精神遗产的传承。

我本人20世纪80年代就有幸认识前辈钟敬文先生。先生才学之高深、人品之纯净,令我敬仰。

21世纪初我到中国民协工作,时值钟敬文先生患病住在北京医院。我和刘铁梁教授去看他,也是为了将当时民协即将进行的全国民间文化遗产生物抢救的想法向他汇报,征得指教。他嘱咐我们一定要做好、做细、做深田野调查,同时要我下功夫恢复老民协理论刊物《民间文化论坛》。这些事我们照办了。他说两件事必须抓住,一是田野,一是理论。我们在民协15年的工作中,一直遵循他的这个指导:两只脚踏始终站在田野大地上,头脑深想着时代性的问题与使命。

怎么才是对钟敬文先生最好的纪念呢?我想,就是要接过老一辈的精神遗产,汲取他思想、理论与学术的神髓,脚踏大地,背负时代使命,把我们从事的民间文化事业扎实做好,不断推进。



王宁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师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钟敬文先生是一位自觉自信的学者,他不但毕其一生创建了中国民俗学,推进和完善了民间文艺学,而且终其一生对这两个学科的发展不断思考,每过一个阶段就会提出新的理论命题和学术方法的讨论。

钟敬文先生在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提倡中国主体、放眼世界的开放学术体系,提倡建设以本民族文化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建设,这与我国现代提出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自觉自信文化的精神是一致的,对于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产生现实的积极作用。

作为人民的学者,钟敬文先生一生关注底层、注重田野,从来没

有放弃研究人民、了解人民、弘扬人民的各种创造。先生早年到民间呐喊,在学术领域提倡田野方法,对于如何做好田野作业提出了严格要求和系统方法,开辟了在古代典籍中底层文化研究实践的方法,提出了“民间传承文化”的概念。钟敬文先生十分注重跨学科教学,认为历史学、文化学、语言文字学、比较学等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结合点,这对拓宽和加深基础理论学习,实现人文学科综合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建设都具有重要启示。

我们要好好学习先生的思想,领会他的教导,好好做好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让先生的思想代代流传。



钟敬文(1903-2002),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作家、文艺理论家,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出版著作近70种。

【记者手记】

## 民间土壤滋润的大师

□本报记者 吴绍芬

有一种教育家,穿越历史长河依然闪烁着进步思想和时代人文智慧的光芒,至今仍影响和指导着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实践。他青年时期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散文和诗歌创作一举成名,时评为“步冰心之后武”。20世纪30年代留学日本,专攻民俗学和神话学,回国后投笔从戎兼战地文学写作,后来一直在高校任教、专心治学,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他就是钟敬文先生。作为我国民俗教育的一代宗师,我们无不佩服他一生中拥有太多的“第一”: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一生创立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两大学科,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与郭沫若先生、老舍先生一起参与创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招收新中国第一批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成立全国高校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主编我国大学教育史上第一部民间文艺学高校教材和第一部民俗学高校教材……

成绩和盛誉面前,钟敬文先生却十分谦卑,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是时代的小人物,生平没有丰功伟绩,没有赫赫声名,只是一个耕耘时间较长、涉猎园地较广的诚实的农夫而已”。作为学术“平民化”的倡导者,钟敬文认为“民”才是时代的大人物。

钟敬文先生是从田野里走出来的民俗学家,“田野”是他一生治学的真实写照。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钟敬文先生就深入自己熟悉的家乡开展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并在“一时间,像疯子一样,拼命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带着田野的芳香和对民间文学事业的挚爱,钟敬文先生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

个调查和研究民俗的学术团体,编辑了一系列有关民俗的书籍。他强调“有两件事必须抓住,一是田野,一是理论”。正是有这样的动力“引擎”,钟敬文先生一辈子深入生活,涉足多个民族地区,写下了一大批学术论文,成为我国提倡用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观点研究民间文学的首批学者之一。钟敬文先生的治学,也丰盈了一代代学人俯下生活、谦卑前行的人生。

钟敬文先生常常告诫学生“人品是第一标准,其次才是学问”。他始终重视民众教育事业,对学生的道德品质要求很严格。作为民俗学的学科带头人,他常常自省“我作为研究生的导师,感到自己的不足,有点苦恼,不时心里喃喃咕咕”。

“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挂心。”这是钟敬文先生经常用来勉励和教育学生的话。他眼中的大事,无不是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培养后学的教学、为推动学术发展开展各种活动……而他所说的小事,既是指那种为了利禄功名而追逐的蝇营狗苟,也包括个人物质生活上的各种要求。

他常常对学生说:“我一息尚存,就要为所从事的科学竭尽智能。因为它已经成为我整个生命的有机部分了。”钟先生即使百岁高龄患病住院,还送家里和学校打电话安排教学科研工作,坐在医院的沙发上为学生讲课,约见十几个学生到病房汇报学习情况,就是在临终前的几个小时,还在为“我有好多事没做”而遗憾。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钟敬文先生将自己的生命看作“花泥”,一生之愿就是让中国大地绽放更美丽的民俗之花、教育之花、文化之花。

## 专家睿见

学习就是要学会思维——这是杜威对学习的解读。

着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这是日本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规定。

思维、思维能力,又一次被提上了课程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而且越来越被重视,学生的学习将会以思维发展为核心。

心理学上关于思维品质、思维方式的论述,我们应当持续关注。不过,与教学改革对接,尤其是与创新精神培养对接,我以为需要将挑战性思维的培养作为核心关切。

让我们翻开历史。1903年12月17日,美国莱特兄弟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飞行者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试飞成功。从这一天起,人类正式进入航空时代。可是要知道,莱特兄弟并不是如励志书籍所说的那么勤奋、那么勇敢、那么拼搏,

挑战性思维不只是对学生的,教师也应迎接课改、教育中的各种挑战,在挑战中让思维产生飞跃,走向创新。学会改变,说到底就是改变和突破自己的思维,让自己成为教育中的“飞行者”。

## 思维突破,做换道超车者

□成尚荣

恰恰相反,他们其实被称为很偷懒的一对探索者,因为他们只用了不到5年时间,进行了几百次试飞就成功了。而之前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为了研究、发明比空气重且自带动力的飞行器,多少人献出了毕生的时间、精力、金钱,甚至以生命为代价都没有成功。比如德国航天先驱奥托·李林塔尔,一生中进行了3000多次飞行实验,还在最后一次飞行实验中因飞机坠毁

而摔断脊柱,为自己的理想献出生命。于是,有位科学泰斗断言:任何重于空气的机械都不可能飞起来,即使能够成功起飞,也无法解决着陆问题。

可是,莱特兄弟发明制造的飞机飞起来了,又成功着陆了,打破了科学泰斗的断言。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学历很高?不是,他们只是高中毕业生;是因为他们身份高贵?不是,他们曾经只是靠修自行车谋生;是因为他们

勤奋?也不是,如前所说,他们被称为偷懒的探索者。那么,他们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有人关注他们所研制的飞机是同时代所有设计中最不像鸟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结论是,他们改变了研究、探索的思路,走了另外一条路。

是的,思路的改变让他们成功。他们首先系统研究了空气动力学。在着手设计飞机前,他们认真研读了19

世纪空气动力学之父乔治·凯利爵士的理论,在彻底弄懂之后,再基于这一理论着手设计飞机。这种基于理论的研究,超越了主观臆想,让他们一开始就超越了绝大多数同行。

理论当然重要,不过是因为人的思路改变才让他们去关注、研究关键性理论。用时尚的话来说,他们不是弯道超车,而是换道超车。这里隐含着一个问题:思维的突破。思维的突破,是突破原有的思维框架,突破原有的思维套路,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建立新的思维范式。如库恩所言,范式的改变可以改变世界,一种新的思维范式可以诞生一个新世界,于是库恩曾将范式当作世界观来解释。

历史是面镜子。用这面镜子来照当下的教学改革,尤其是观照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培养不难发现,我

们仍然只重视知识、重视成绩、重视分数,甚至以分数和升学率评判学生和教师。只有知识,没有能力;只有解题能力,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只重视解决问题的能力,思维能力被丢到一边;只重视一般性思维能力,挑战性思维能力被边缘化。我以为,挑战性思维能力涵盖了批判性思维,思维的挑战性可激发创新性思维,因而而不只是“1-n”的思维,而是“0-1”的思维,“0-1”让我们“飞”起来。

挑战性思维不只是对学生的,教师也应迎接课改、教育中的各种挑战,在挑战中让思维产生飞跃,走向创新。学会改变,说到底就是改变和突破自己的思维,让自己成为教育中的“飞行者”。

(作者系国家督学,原江苏省教科所所长。文中所引用的故事,根据王显的《莱特兄弟的思维突破》改写)